

陳恭尹集

明清別集叢刊

陳恭尹 著

郭培忠 點校



陳恭尹集



陳恭尹 著

郭培忠 點校

人民文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陳恭尹集/ (清) 陳恭尹著; 郭培忠點校.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8
(明清別集叢刊)

ISBN 978-7-02-014316-0

I. ①陳… II. ①陳… ②郭… III. ①中國文學—古典文學—作品綜合集—清代
IV. ①I214.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8) 第 117670 號

責任編輯 葛雲波
裝幀設計 黃雲香 翁 涌
責任印製 任 禕

出版發行 人民文學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內大街 166 號
郵政編碼 100705
網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西華印務有限公司
經 銷 全國新華書店等

字 數 630 千字
開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張 27.75 插頁 1
印 數 1—3000
版 次 201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978-7-02-014316-0
定 價 98.00 圓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本社圖書銷售中心調換。電話:010-65233595

前言

陳恭尹是明末清初廣東著名的詩人。他與屈大均、梁佩蘭并稱爲「嶺南三大家」。三家詩各有擅長，而恭尹則以精渾沈摯稱名于時。

一

陳恭尹（一六三一—一七〇〇），字元孝，初號半峰，晚號獨漉子，又號羅浮布衣，廣東順德縣龍山鄉人。其先世是安徽銅陵縣人，宋末隨端宗南下入粵。陳恭尹『性聰敏端重，幼承父訓，習聞忠孝大節』（《清史列傳》），十二歲喪母，十五歲補諸生。他的青少年時代，正是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激烈的年代：一方面，明朝的封建統治者極爲腐敗，統治階級內部黨爭激烈；土地高度集中，農民紛紛破產，淪爲佃戶，貧富急劇分化。崇禎年間，天災流行，遍及全國，特別是陝西、河南、山東受災最爲嚴重。統治者卻不顧人民的死活，橫征暴斂，民不聊生，終於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經

過多年浴血奮戰，于一六四四年攻進北京城，推翻了明王朝的黑暗統治，建立起『大順』政權。另一方面，在東北積蓄力量達半個世紀的滿族貴族，已建立了一個新的地主階級政權——清王朝。他們早有入主中原的打算，得知農民軍占領北京、明朝滅亡的消息以後，便揮師南下，與吳三桂爲首的明朝殘餘勢力互相勾結，共同攻打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進據北京，竊取了農民軍的勝利果實。

清廷入關後，曾采取一些措施，如籠絡漢族官僚地主，宣布減免賦稅等，對於穩定局勢有過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也制訂了一些錯誤政策，如『薙髮』、『圈地』等，激發了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引起了人民的反抗鬥爭。

明朝滅亡後，朱明宗室南下逃難，福王、唐王、桂王先後在南京、福建和廣東肇慶建立了三個政權（即『南明』三政權）。在清軍的進逼下，福王、唐王建立的兩個政權接連崩潰。一六四七年一月，清軍攻陷廣州。次年春，陳恭尹的父親陳邦彥起兵高明，積極抗清。就在他謀劃奪取廣州時，清軍拘捕他的家屬。這時陳恭尹化裝逃至增城新塘鄉，父友湛粹將他匿藏複壁之中，幾爲清軍所捕，賴湛氏極力營救，才得脫險，時年十七歲。不久，陳邦彥兵敗被執，全家遇害，僅恭尹一人幸免于難。國破家亡，使青年時代的陳恭尹，心靈受到巨大的創傷。此後，他決心抗清報國。

一六四八年五月，清將李成棟在廣州反正，歸順南明。不久，永曆帝（即桂王朱由榔）還都肇慶，陳恭尹詣肇慶上表陳述其父爲國殉難情狀，獲追贈兵部尚書，并賜以誥命。其中寫道：『三千死士，沖突于東西南北之間；一片孤忠，照耀于山川日月之表。……山林感奮，義勇願忠。兩攻廣州，五復郡邑。一妾屠戮，三子喪亡，指揮依然，鬚眉益厲。熱腸火烈，壯氣雲高。卻虜西侵，牽之東顧。勢有同于破竹，

食未免于含沙。慷慨偽庭，強一屈之不可。從容俎上，甘萬死之如飴……『可見其英勇作戰，壯烈犧牲的情形。恭尹深受其父抗清精神影響，他決定繼承父志，抗清復明。不久，恭尹得授錦衣衛指揮僉事，給假回家治喪。一六五〇年，清兵再陷廣州，永曆帝逃到南寧，恭尹避難西樵山中。從此，與永曆王朝失去了聯繫。

陳恭尹避難西樵期間，無家可歸，每每想到國難家仇，輒痛哭失聲，欲以身報國。他在一首詩裏寫道：『泔河滾滾向東流，綠浦黃龍識御舟。初日平沙群躍馬，二年杯酒獨登樓。星連牛斗曾傳檄，寒報湘沅盡賜裘。孤棹一辭天萬里，幾回風雨吼吳鉤。』這表現了他渴望參加抗清鬥爭的心情。一六五一年秋，陳恭尹間關入閩。次年春，又由閩而贛、而浙，至金陵。時魯王敗走舟山，鄭成功屯兵閩海，恭尹往來其間者三年，企圖與這兩支抗清義師取得聯繫，報效國家，但始終未能如願。因父死未葬，于一六五四年回廣東，這年夏天，到增城與湛粹之女成婚。翌年返回順德，寄居羊額何絳家，與何絳、蔡嶺讀書切磋，關注時局。一六五八年，恭尹又與何絳出厓門，渡銅鼓洋。其秋，逾大庾嶺，北行至贛。此時，永曆帝在昆明，恭尹欲往從之，『取道宜春，度歲于湘潭』（《中游集》序），適值清軍三路進兵雲南，道路阻絕，欲往不能。乃登南岳，泛洞庭，順流江漢之間，寓蕪湖。時鄭成功圍攻南京，張煌言進取徽寧，聲勢大振。恭尹或曾參與謀劃。後來，成功敗走，煌言間道出海，恭尹乃濟江入汴，北渡黃河，徘徊太行山下，沿途留心觀察地形關隘，繪成《九邊圖》，置之行篋，蓋有所待也。一六六二年，吳三桂在昆明城內絞殺永曆帝和太子，永曆王朝覆亡。陳恭尹時在增城新塘，聞此消息，無比悲痛。他哀慟之餘，無意遠遊，攜眷移居羊額，與陶竄、梁樾就何衡、何絳家抑志讀書，相互砥礪，世稱『北田五子』。『及吳三桂迫于情勢和私人目的反

清，尚之信、耿精忠繼起，屈大均從吳軍于桂，恭尹亦爲之信所延攬。『（黃海章《明末廣東抗清詩人評傳》）一六七六年，耿精忠戰敗投降。翌年，尚之信也投降。一六七八年秋，恭尹被清兵逮捕，下獄二百日始得解脫。經此變故，加以大勢已定，事無可爲，乃寓居廣州城南，韜光和俗，以詩文自娛，常與達官貴人酬唱。有人懷疑他前後易轍，甚至譏諷他『可憐一代夷齊志，錯認侯門是首陽』。這看來未爲公允。當時滿清統治日益鞏固，匡復形勢已不復存在。在文網高張的政治重壓底下，明遺民詩人中，已有不少與達官貴人交遊，何況陳恭尹全家罹難，爲保存先人一脈而隱忍全生，是有不得已之懷的。他雖與達官貴人交遊，但祇是文字之交，不涉干求，且始終不仕新朝，自稱『羅浮布衣』。抗清報國之志，始終沒有泯滅。他年青時，曾繪《聽劍圖》，在他五十歲時，寫了一首像贊：『五十年前，非不可追。五十年後，事未可知。以昔之圖，較于今茲：其中懷之耿耿者猶是，而兩鬢之蒼蒼者漸非。』這『其中懷之耿耿者猶是』，不正說明作者晚年仍未忘初衷麼！他六十多歲時，曾這樣寫道：『此生如葉任風吹，高下隨之不自私。積雪峰巒迎日早，後凋松柏應春遲。人間罔極恩難報，天道無言怨豈知。生我昂藏虛七尺，年年寒食一增悲。』（《春感十二首次王礎塵》之四）他感慨自己坎坷的一生，爲不能報效國家而悲痛難言。朱彝尊在《明詩綜》中，把他列入明遺民之中，杭世駿稱他『南村晉處士，汐社宋遺民』，還是持平之論。

翻天覆地的時代變化，水深火熱的民族巨痛，家破人亡的慘重打擊，不能不在陳恭尹的思想上乃至

文學創作上有著深刻的影響和反映。

首先，陳恭尹詩歌最具特色、最有價值的部分，是他那舉目時艱，感懷身世，矢志抗清事業的作品。如《擬古》之三：『射虎射石頭，始知箭鋒利。居世逢亂離，始辨英雄士。我生良不辰，京洛風塵起。生死白刃間，壯心未云已。猛士不帶劍，威武豈得申？丈夫不報國，終爲愚賤人！』這表現了作者抗清報國的熾熱的思想感情。《王將軍輓歌》，全詩八百字，一百六十句，對王興的生平志業，英勇的抗清鬥爭，寫得淋漓盡致，令人讀之，肅然起敬。其它如《秋日西郊宴集同張穆之陳喬生王說作高望公龐祖如梁藥亭梁顥若屈秦士屈翁山時翁山歸自塞上》、《送屈翁山之金陵》、《雨後江閣述懷同王大化高望公屈翁山賦》等詩篇，慨嘆抗清志士們匡復無成，飄泊異鄉，悲痛之情，溢于言表。恭尹不特大筆疾書死難的抗清志士，而且希望他們的反抗精神載入史冊，千古流傳。如《贈樊崑來太史》：『董狐之後無良史，千古是非成彼此。諸葛曾蒙人寇名，涑水猶然況餘子？緬憶當年天柱成，龍蛇起陸坤維裂。一二孤臣川嶺間，泣盡穹蒼還繼血。只期不負方寸心，寧知姓氏千秋列？與君先世有同符，異地殊功元一轍。凌烟舊畫已荒蕪，返日雕戈更誰說？君持史筆入蘭臺，自有鴻文紀前哲。所嗟江左及閩滇，十六年中統三絕。身膏草野幾何人？毅魄貞魂總英傑。非無蹈海葬波濤，亦有高樓守巖穴。稗官野乘世有之，益部黔南事多缺。嗚呼！天地之立爲三綱，斯人之死而不忘。表往所以勸方將，大書特書吾所望，其副寄我山中藏。』他希望樊氏能秉筆表彰死難的志士，保存民族正氣以激勵來者，愛國之心，和盤托出。

其次，陳恭尹生長在農村，後來爲參加抗清復明的鬥爭而北上。他沿途看到了勞動人民的悲慘生活，寫了不少反映人民疾苦、揭露統治者罪惡的作品。如《耕田歌》描寫農民的勞動果實被封建統治者

及其軍隊奪走，最後落得『西鄰典衣東賣犢』的結果。《乞食翁》則通過一老翁的自述，反映了自耕農破產的辛酸，表現了『下民日憔悴，上天安可測』的憤慨之情。對於清朝統治者的貪得無厭，極盡巧取豪奪的能事，作者義憤填膺地寫道：『小蟲之大小指如，君子之軀七尺餘。鑊烹小蟲胡爲乎？將以爲衣榮君軀？君軀長，君軀短，小蟲之小絲有限，中心抽盡君未暖。』（《縑絲歌》）

清廷爲斷絕沿海人民對鄭成功的援助，下令沿海人民內遷三四十里，所有沿海船隻全部燒毀，不許出海，造成土地荒蕪，人民流離失所，苦不堪言。作者目睹這種慘象，義憤地寫道：『海濱何遙遙，遙遙三千里。一里一千家，家家生荆杞。空房乳狐兔，荒沼游蛇虺。居人去何之？散作他鄉鬼。新鬼無人葬，舊鬼無人祀。相逢盡一哭，萬事盡如此。國家啟封疆，尺地千弧矢；人民古所貴，棄之若泥滓。大風斷松根，小風落松子。松根尚不惜，松子亦何有？』（《感懷》之八）這正是勞動人民在統治者的逼迫下，無家可歸、尸橫溝壑的悲慘情景的縮影。陳恭尹的詩還揭露了統治者驕奢淫逸的生活，如他在《所見》里抨擊了清貴族的糜爛生活：『一飯中人產，千金匹馬裝。』此外還鞭撻了八旗軍士兵掠奪百姓財物吃喝玩樂的行爲：『不知營一醉，鄉曲幾家貧。』作者的《望燕》、《太息》、《增城村居即事》、《行路難》、《早夜》、《崇禎皇帝御琴歌》等詩作，都較爲深刻地反映了勞動人民的疾苦，揭露了統治者的罪惡。再次，陳恭尹的詩描寫了嶺南的風物。這些作品藝術水平高，并具有濃鬱的地方色彩，讀來清新有味。如《木棉花歌》：『粵江二月三月來，千樹萬樹朱華開。有如堯時十日出滄海，又似魏宮萬炬環高臺。』木棉樹是嶺南特有的，有『英雄樹』之稱，每當春天到來，花紅似火，萬炬照天，作者筆下，頗能描繪出這雄偉的景象。又如《雨後登樓遲梁器圃不至》：『新虹映日收殘雨，積水浮天出斷山。目極故人居

可見，布帆無恙夕空還。」讀此詩，猶如身在嶺南水鄉，一股清新的空氣撲面而來。再如《宿靈洲山寺》、《宿羅浮飛雲峰頂候日出》等，都是描寫嶺南風物的好詩。作者對嶺南風物的描繪，形象鮮明，具有高度的藝術概括力。

陳恭尹的詩沈雄鬱勃，詩風接近杜甫，這與他所處的歷史時代、自身的經歷和藝術修養等分不開。然而，陳恭尹并不拘泥于宗唐宗宋的偏見，而兼采眾長，直抒胸臆。他能寫各類體裁的詩歌，如五古《王將軍輓歌》、《懷何不偕》、七古《木棉花歌》、《崇禎皇帝御琴歌》、五律《次鳳陽逢中秋》、《人日新晴即事》、七律《九日登鎮海樓》、《虎丘題壁》等等，寫來都得心應手，揮灑自如。汪端評論陳恭尹的詩云：『元孝詩意在筆前，力透紙背。五古出入漢魏。七古不屑摹仿杜、韓，而縱橫變化，實兼擅其勝。五律氣格高古。七律奇警蒼涼。』（《明三十家詩選初集》）在他所寫的各类詩歌中，以七律的成就為最高。正如沈德潛所說：『諸體兼善，七律尤矯矯不群。』（《清詩別裁集》）他的詠史詩《懷古》十題，融寫景、議論、抒情于一爐，抒發了對明代興亡的感慨之情，曾經『傾動一時，名大起』（《清先正事略》）。其中《鄴中》一首這樣寫道：『山河百戰鼎終分，嘆息漳南日暮雲。亂世奸雄空復爾，一家辭賦最憐君。』作者通過憑吊古城，追懷東漢末年曹操情事。後兩句，曾傳頌一時。張維屏對此詩給予高度的評價：『通篇議論，出以含蓄，溶鑄歸于自然，七律至此地步，所謂代無數人，人無數篇也。』（《國朝詩人徵略》）他的《九日登鎮海樓》被汪端譽為『有拔山扛鼎之力』（《明三十家詩選初集》）。《厓門謁三忠祠》被人稱之為『大氣磅礴，大筆搖深，卓絕千古』（《粵東詩話》）。

除了詩歌，陳恭尹還寫了相當數量的賦、序、記、設論、行狀、祭文之類的作品。他的賦，行文曉暢，形

象生動。如描寫嶺南風物的《登鎮海樓賦》、《荔枝賦》；模擬枚乘《七發》，抒發自己情懷的《七別》等。他的議論文章，如《劉項論》、《代侯公說項王》等，立論明確，善用比喻，深入淺出，說理透徹。他的遊記也寫得很好，如《羅浮絕頂觀日記》一文，生動地描繪了日出時的雄偉、奇麗的景象；《西樵泉石記》記述西樵山的泉石，簡潔凝煉，井井有條。此外，他還通過為一些遺民所作的傳記、墓志銘、行狀等，表彰他們的忠義行為。在清廷嚴密的文網之下，陳恭尹能記述遺民們的生平事跡，使之得以傳世，是十分寶貴的。

陳恭尹對文學創作的見解是進步的。他認為，文學創作要隨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反對盲目仿效古人。他在《次韻答徐紫凝》一詩中寫道：『文章大道以為公，今昔何能強使同？只寫性情流紙上，莫將唐宋滯胸中。』他在《答梁藥亭論詩書》一文中更明確地提出：『性情欲流，流而不俚；規格欲別，別而不離；詞句欲化，化而不佻。』作者主張跳出古人的意蘊、辭藻和體式，但又不能背道而馳。作者又提出『當求新于性情，不必求新于字句；求妙于立言，不必專期于解脫』。這種詩歌要創新、直抒胸臆、自樹風格的主張，是非常正確的。並且他以自己的創作來實踐自己的主張。

必須指出，由于思想和階級的局限，在陳恭尹的作品中，也有一些缺點和糟粕。他四十八歲那年，因受牽連入獄，心存危懼，銳氣逐漸消磨，自此以後，空泛的酬唱之作增多，在《獨漉堂集》中占了一定的份量，這是不值得稱道的。尤其是他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上，敵視明末農民大起義，必須加以批判和揚棄。此外，陳恭尹工于書法，他的隸書筆力遒勁，頗為時人所稱道。

這次校點，主要採用三種版本：廣東中山圖書館所藏康熙十三年刻本《獨漉堂稿》（簡稱十三年

本），國家圖書館所藏康熙五十七年陳氏晚成堂刊本《獨漉堂集》（簡稱陳本），中山大學所藏宣統廣東刻本《獨漉堂集》（簡稱宣統本）。十三年本和陳本都是善本，前者刻于作者生前，是最好的本子，惜其不全，祇有詩、賦共七卷。後者是作者身後不久，由後人收集整理而成的，所收作品比較完整（僅缺續編）。第三種為清末所刻，是最完整的本子，書中還附有溫肅編的《陳獨漉先生年譜》。我以陳本為底本，以十三年本對校，另據宣統本增補續篇。續編中的《前錦衣衛指揮僉事私謚貞謚先生獨漉陳公行狀》和《明世襲錦衣僉事懷遠將軍陳元孝先生傳》，以及溫肅編的《陳獨漉先生年譜》列入附錄；外補《廣東通志》載的《陳元孝先生傳》作為附錄。《陳獨漉先生年譜》中所發現的個別錯誤，則徑行改正，不出校記。

底本頁十行，行十九字。陳恭尹詩集、文集書名，在目錄、版心上署『獨漉堂詩集』、『獨漉堂文集』，但在正文各卷首均題『獨漉堂集』，今整理時，各卷首題書名改同目錄、版心，以便眉目清楚。各卷下原署『羅浮陳恭尹字元孝』，今皆省去。《獨漉堂詩集》原目錄列第十六卷《壽宴集》，小字注『凡五卷俟刻』，今亦省去。

我還根據《獨漉堂稿》、《嶺南三大家詩選》、《明三十家詩選初集》、《藝文叢談》、《陳獨漉先生年譜》、《陳巖野先生文集》、《選選樓集》等輯補若干篇詩文，附于原書之後。

本人在整理出版《獨漉堂集》簡體點校本（中山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之後，應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邀請，重新整理繁體增訂版，陸續有所輯佚。

近年亦注意到數位學者輯錄的陳恭尹佚文發表，與本人所新輯有重複，亦有本人未見者。茲列舉之，以不沒其功，并致敬意：

陸勇強《陳恭尹佚文〈觀海集序〉》（《文獻》一九九九年第一期）一篇；

史洪權《陳恭尹佚文掇拾》輯得《秀攬亭詩序》、《憶雪樓詩集序》、《石谿詩序》三篇（《文獻》二〇〇三年第四期）；

鄭志良輯錄《萬君紅友香膽詞序》（《萬氏宗譜》與萬樹的家世》，載《清代文學研究集刊》第二輯，人民文學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

王宣標《陳恭尹佚文五篇》錄入《萬君紅友香膽詞序》一篇外，輯得《六道集敘》、《夢懷堂琴譜敘》、《荔香堂詩集序》、《振雅堂稟詩序》四篇（《蘭臺世界》二〇一五年第二十六期）。

在得到這些新的線索後，我也按圖索驥，找到原本加以校核，訂正文字，並重新標點，以求其真其確。佚文部分，亦按文集的分類編排，一類之下又按創作時間先後排序，庶乎清晰可讀。

本次整理，于《獨漉堂集》外，《補遺》部分共補入佚詩二十七題二十八首，佚文十九篇。

在查閱古籍版本過程中，曾得到國家圖書館、廣東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的大力支持。又承蒙黃國聲、陳永正兩位教授的熱情指導，黃國聲老教授在百忙中還抽空審閱文集，責任編輯葛雲波先生認真、細致翻閱全稿，提出很多寶貴意見，特此謹表衷心的謝意。

由于校點者水平不足，錯誤之處，在所難免，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郭培忠

序

南昌友兄彭士望躬庵撰

詩者，性情之物，世徒以色澤聲調爲之，此偽體日侵淫乎天下，而其真者，累千百人不一遇也。能真矣，才不足以達之，褊澀雕鐫，時復側出，罕寬裕自得之意，其光不能四應。才矣，不有法以御之，其于衝突排纂，刺取闖闢變化，無古人貫穿出沒其中，師心之智，用之有涯。李將軍野戰遇匈奴，未免敗北，騰兒馬始得歸。蓋嚴則有暇^(一)，暇則不窮，其法勝也。吾易堂魏和公從南海歸，亟稱陳元孝之人與其友，推重其詩，予同堂咸信之。雖未一識元孝，間寓書輒齒兄弟。乙卯扶衰冒艱險數千里入粵，始得見元孝，與之語，落落穆穆，不能口給，久而意味出焉。心知元孝沉痛患難，學與年深，馴猛鷲之氣漸就和易，如張孺子既見石公。讀其書，精悍之色不復見于顏面，是其杜德機也。又久，始出尊公《巖野先生集》暨其《獨漉堂詩稿》示予。予莊誦先生諸書，使見用于南渡，尚可支半壁。執政聽之，不失爲南越大長老臣，有言不信，卒以劍許。邵子曰：『百姓無福，伯淳亦無福。』先生之謂矣。隨繙《獨漉堂詩》，諸體兼擅，手觸肩倚，莫不中音，意格渾成，發人神悟。今之人作忠孝節烈詩，用長句，定從《焦仲卿妻》摹出。元孝作《王將軍輓歌》，氣體偏真漢人，求之字句間，絕無一肖。其託旨之遙，紀事之細，千載之下，猶見其人。即令司馬子長傳之，殆不能過。嘗誦李白《古詩五十九首》、陳子昂《感遇詩》，吾特少陳之奧琢，而太白

動輒言仙，誕而無味。元孝《感懷》十六首，即性情爲風雅典則，平淡中出之，悵惻哀傷，沉而不肆，高世用世兼有之，何論陳李已，不知漢人《十九首》是何章句。《自勵詩》脫屣詁辭，痛定針砭，爰感懦夫，此斂華落實之候，學之善用其才者也。古人詩之集大成者，必推杜陵，其大者無間然矣，而集中丐求得失，喜而奉諛，怒而譏調，如是者，時亦有之。後代山人詞客之盲貪者，每竊撫爲口實，使杜陵見之，必悔以爲俑不可作。今人詩吾甚閔吳梅村。梅村撫今傷昔，俯仰留連，其憂慚悼悔之意，時時逗露，欲覽者知其由來，而華美太盡，終不及杜。元孝有大氣鼓橐其中，鬱不得逞，遠覽放遊，束縛歸里，非其所好，磨礪圭角，低頭就之，隨物肖形，以其類應，渾渾莫窺其際，間有刑天舞戚、銜木填海之思，躍冶迸出，隨即遮埽，滅去爪跡，始以我法用古人，久之並不見法，惟有真意盤旋楮上。予故謂元孝，今之杜甫也。予時病髀間瘡，繙詩卒卒一過，亟跛行市中覓元孝，面論始覺快。即席不寐，從枕上序之，相與真氣感激，世之知罪，不敢辭也。

【校記】

〔一〕「則」，底本作「乃」，據十三年本改。

〔二〕「席」，十三年本作「夕」。

序

青州友弟趙執信秋谷撰

余聞嶺南陳先生元孝詩名二十年于茲，世之論詩者皆莫能爲之品目，余亦無因得而讀焉。若世之所謂固嘗聞之，其于修飾聲貌者，則目之曰學唐者也；于穿鑿章句者，則目之曰學宋者也。其實不過沿明季之末流，承時賢之繆習耳。然未有不強以名其似，獨于先生無譏焉，余疑其必有異。今者過嶺晤先生于羊城，坐語始定，余輒以詩爲請。先生曰：『吾不工詩也，吾有意而不自達焉，則以韻語達之。其始也格格焉，繼也亹亹焉，後遂出于吾意之外而不能自止。人之見之，以爲似某代某某也。吾故不自知也。』余俯而笑曰：『是矣，固疑之。顧先生之言詩，何其適合于余之言也。余言之而爲世所怪且忌，相與詬辱排斥之不遺餘力。先生獨以與世隔遠，僅不入于品目而已乎？』既而受詩而讀之，一如其所自言，無少歉。蓋余頗嘗觀宋人嚴羽之論詩也，其言貌爲精微，明人徐禎卿、王世貞從而附和之，惑亂人聰三百餘年。而其徒之論其詩也，則曰皆不能如所自言。固知言與爲之之不易副也。今先生獨能自副如此，則其言必能獨契于古，不逐逐于世俗，足以昭明乎來茲者。然其詩之可尊尚而傳〔一〕，又豈徒以其名乎哉！余晚得讀先生之詩，既大快其積願，又自以言爲世忌，不能改悔，失意薄遊于萬里之外，而得持論之同于先生，兼以堅其所自信，而幸其不孤也。乃從而爲之目，曰：『先生之詩，古體泛濫于元祐以還，

近體侵尋乎大曆以上，謂先生以爲何如？『先生曰：『子之必名余于似也，其自待視二十年來之世之論者若何也？請子自書之，以爲吾序。』』

【校記】

〔一〕『傳』，底本作『傳』，據十三年本改。